

长篇小说

戴晓新◎著



从这里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生活中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世界！

关于出狱女囚的个体生存实录！

令人震撼的特殊女性灵魂演变的鲜活解剖案例！

长篇小说

戴晓新◎著



2000

④群众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出狱 / 戴晓新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1. 6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876 - 0

I. ①出… II. ①戴 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5958 号

出狱

戴晓新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1 年 6 月第 1 次

印 张: 17.75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30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876 - 0

定 价: 35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.com

电子邮箱: qzcb@163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3973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狱

内容简介

她出狱后，在一个风雪夜街头邂逅幼年时的街坊程可贵；程可贵把她带回爷爷留给他的那间风雨飘摇的小土屋。他告诉她，自己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，刚刑满释放。从此两人相依为命。

病中的她外出找工作时晕倒，被片儿警江凯送进医院。

程可贵发现江凯就是自己当年袭击的警察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两人大打出手。

她决定嫁给江凯，却发现已经怀了程可贵的孩子。

江凯抓获了一名抢劫嫌疑人。几名越狱的劫匪为救出同伙，绑架了江凯的儿子乐乐。

为掩护人质及周围的警察，程可贵扑向身捆炸药包的劫匪。

在程可贵的墓前，她默默地告诉他乐乐的身世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 / 1

这是我们女人的事。您放心吧，爸，我知道这是我阿姨/叫你声阿姨是抬举你，其实你丫也就是一只鸡……/阿东的靶子真的很准，一板儿砖飞出去，就夺了两条人命，一条别人的，一条自己的。

第二章 / 5

认识阿东之前，她就是北京南郊胡同里的一个普通女孩儿/这个到处都冻着冰花霜雪的小屋让她感到温暖/她发现她居然是他的第一个女人/男人对自己的初夜比女人更加刻骨铭心。

第三章 / 11

江凯前脚走，念念后脚就离开了医院。她好像已经看见了等待她的那份工作/念念感到自己整个人都被温暖融化了/两具青春的躯体在这走风漏气的小屋和吱呀作响的床板上，鼓槌击打鼓面般猛捅猛捅地撞击着。

第四章 / 17

你说这个警察也真够倒霉的，家里躺着那么个女人，还不如打光棍呢/警察扭过脸来，程可贵觉得他有点眼熟，但没想起是谁/就在这时，窗外闪过一条黑影/“别怕，坏人不敢来这儿。你忘了？我是警察。”

第五章 / 24

回到家，他就裹着被子躺在床上，心里说：什么都别想，就当什么也他妈没发生过/他揉揉眼睛坐起来，感觉有点像坐牢的时候经常梦见的情景/她读懂了那眼神。但她狠狠心，决定拒绝他。

目 录

第六章 / 30

江警官，这事儿还真让我为难。按公司规定，不能聘用这类人，否则我也不可能驳您面儿/“江哥，你真傻，我怎么舍得死呢？我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”

第七章 / 35

你行啊，出来两年，折腾得不善！老婆儿子都有了，这铺子也是你的吧/看你那小样儿，脸都绿了，一看就让女人掏空了/我这人忠诚。现在在这年头，有多少钱也买不来忠诚，你说是吧？

第八章 / 4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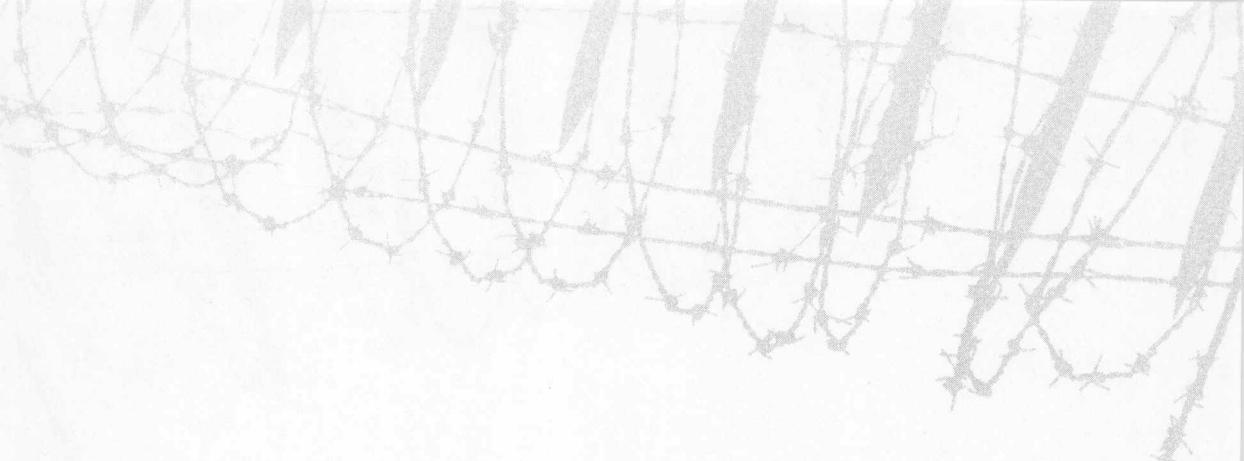
这么多年，他就是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走过来的/冬天的月光清冷，但透亮……水上的花蕾被暴风骤雨蹂躏着，竟如鲜花般灿然开放了/他像个鸡贼似的伏在江凯家的窗台上，揪心地听着屋里的动静。

第九章 / 48

你要敢做掉我的孩子，我就让江凯变成太监/望着渐行渐远的念念，程可贵就像一只受伤的麋鹿/虞聪看他一眼，发现他眼里竟然噙满了泪水/在这个有些杂乱的屋子里，他最能找到家的感觉，虽然这个家是别人的……

第十章 / 52

等念念来了，你们商量商量结婚的事儿。孩子在肚子里不等人啊/这还用说吗？当然就是比你们多长了点儿东西，这世界上的恩恩怨怨、是是非非，大都是这点儿东西折腾的。



第十一章 / 58

坐了这么多年牢，我已经没那么多想法了，只想过太太平平的日子/念念凭女人的直觉，洞悉到虞聪心里隐藏着某种秘密/你小子也有沉不住气的时候？/真他妈的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人家的老婆你着什么急？

第十二章 / 68

这个臭女人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提起裤子就他妈不认人/人想疏远你或暗算你的时候，一定先找出你的种种不是，然后加害于你/这会儿念念是否做掉了孩子已经不重要，他担心她出了什么事……

第十三章 / 80

程可贵仰起苍白的脸说：“二饼子，去给我烫壶酒吧！”/我程可贵要不人五人六的干成点事儿，我他妈丫头养的/高鼎沸晃着歪肩膀，脑袋一拧，说：“咋？你还嫌哥们儿出来早啦？”

第十四章 / 93

她不得不承认，人在痛苦落魄的时候，感情是廉价的/斜刺里忽然闪出几条人影，冰凉的刀尖顶住了她的喉咙/程可贵暗中笑了。他心里感觉很舒服，不是因为打跑了几个劫匪，而是因为他救的居然是个警察。

第十五章 / 98

男人忽然大吼一声，举起斧头向自己身上狂砍/你的情我心领了……我确实需要你的帮助，但是，不用你帮我生儿子/念念站在那里，面对两个男人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



第十六章 / 105

虽说续后对江家来说相当重要，但得个私生子总不是件光彩的事/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是个男人，就拿出男人的勇气来承受人生所有的苦难，别老觉得自己不幸，这世界上比你不幸的人多着哪。

第十七章 / 110

他表情肃穆，臂戴黑纱，缓步走到玉寒的遗体旁，把一大束百合花轻轻放在枕边，然后双膝跪地，磕了几个头/我赶过去的时候，我爷爷浑身都是血。我急了，抓起一个酒瓶子一阵猛砸，那帮孙子都被我打趴下了。

第十八章 / 115

他刚要发动汽车，中控锁“咔嗒”一声落下了，后脑勺被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住/当他下意识地摸到衣兜里那沓钱时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/程可贵转身要走，虞聪才注意到他右臂的衣袖都被鲜血染红了。

第十九章 / 125

但她们不知道这孩子跟江家压根就没一点儿关系/念念的目光被水泥杆上的小广告吸引了/江凯看她一眼，掏出手铐把男人铐在床头。

第二十章 / 130

监狱里什么人最开心？死缓犯。本来是已经闻到土腥味儿的死鬼了，却侥幸爬回活人堆，能不开心吗/虞聪是第一次看到成熟异性的身体，她的心情羞涩而紧张/你肚子都让人弄大了，还有脸来跟我们要钱？你不要脸，我还嫌丢人呢。



第二十一章 / 143

张小翠一屁股坐到地上，两腿叉开……/刘念念是你的女人，吃在你家住在你家，现在居然跟我要人，你也太无耻了吧/要不是看在念念怀了你的孩子的分上，我现在就废了你。

第二十二章 / 154

他的小广告都是给男人看的/小蝎子飞快地看了周围一眼，两根手指老练地深入被划开口子的包里/命中注定，无论是她爱的，还是爱她的，她跟他们都只有做兄妹的缘分。

第二十三章 / 1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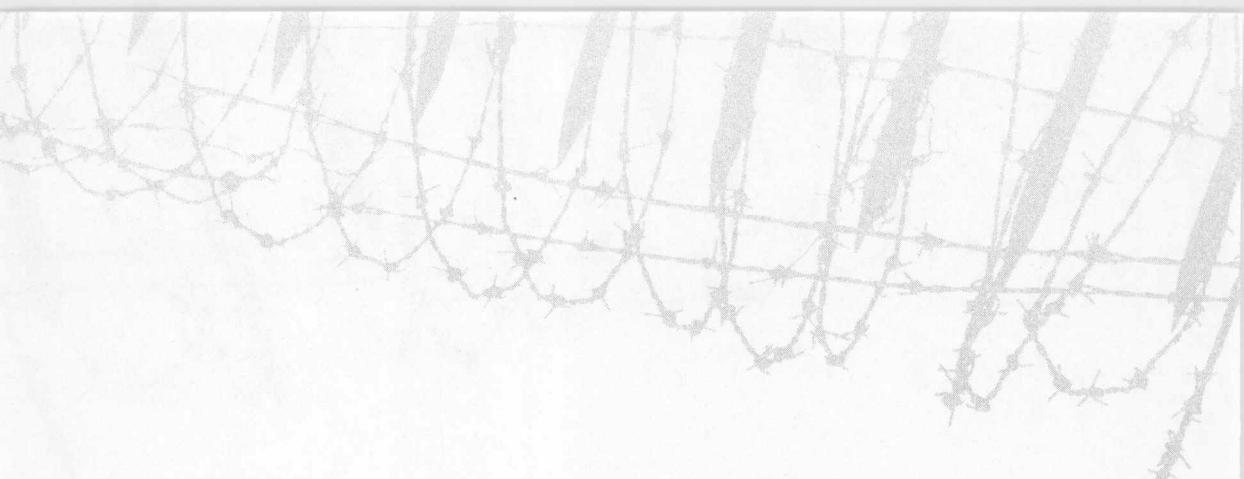
从今以后，只要你学好，我再也不打你；你要是再干坏事，我就把你手脚剁下来/把自己逼上绝路再回头怪男人的女人，不傻也笨/这是他们第一次睡在一起，第一次拥有了肌肤之亲，一夜的甜蜜自不必说。

第二十四章 / 170

这可咋办？好好一个人，咋说魔怔就魔怔了呢/嫂子，这屋里现在也没别人，你要实在不解气就收拾我一顿/我可把丑话说前头，咱这铺子不是收容站，你别什么人都给我往回划拉。

第二十五章 / 175

你虽然降服了我的女人，但你降服不了我男人的血性/你跟谁赌气？你以为你英雄啊？你英雄就压根儿别干狗熊事/虞聪抓住他的手臂，掏走了他的手机。



第二十六章 / 179

我对这个人一开始就没什么好印象，就不愿招惹他/你就给许汉辉一次机会吧，好歹他还有一颗孝心。他以后要是再犯事儿，你拿我是问/虞先生，你刚才不但侮辱了我，也侮辱了你的女儿和你自己。

第二十七章 / 185

他发誓，前半辈子欠母亲的，要用后半辈子偿还/许汉辉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一会儿，他挟着那个溺水的孩子浮出水面/虞聪凝视着程可贵，目光里充满了柔情。

第二十八章 / 189

他不明白，警察为什么要抓走救了他性命的叔叔/他们都能读懂他的目光，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/她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人们，警察和犯人之间还有另一种解释：一种和谐的理念和象征。

第二十九章 / 200

她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乐乐的身世。她和江凯约定，要一辈子保守这个秘密/你和你媳妇以前怎么回事我不管，但现在，你必须和她离婚/念念得知自己的卵巢已被摘除后，当即晕了过去。

第三十章 / 207

从今天起，你不是我丈夫，我也不是你妻子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/生活是我自己的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干涉，你们也干涉不了/这世界上从来就是男人宠女人，哪有大老爷们儿跟女人邀宠的。





第三十一章 / 213

十个男人有九个管不住自己，剩下的那个肯定生理有缺陷/你少在我面前装正人君子，你在我眼里狗屁都不是/我要是作家，就专给女人写本书，告诉天下所有的女人，统统没必要为男人钻牛角尖。

第三十二章 / 220

你们的话该听的不该听的我都听了，还想让我怎么样/我发现，这世界上最无聊的就是你们男人/姓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没负责任的血筋就别到处撒种，撒了你就得负责到底。

第三十三章 / 226

你没穷过，不知道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儿/你这全都是借口！你就是不想和我结婚，你心里就是还想着那个女人/以后改改你那臭脾气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动不动就跟人抡拳头！

第三十四章 / 233

老辈人婚前哪有过什么感情？好多人都是入洞房才见第一面，日子还不照样过/在这个冬天的夜晚，他是如此想念那个给他带来无尽温暖和情爱满足的女人。

第三十五章 / 238

一股怒火蹿上虞聪的脑门儿，她加一脚油想别住那辆出租车，抓他个现行/不知道为什么，程可贵内心对这个王八蛋的儿子突然有了几分喜爱。



第三十六章 / 245

小丫警察眼睛忒厉害，他觉得自己还没无耻到撒谎像聊天那么从容，再给她盯一会儿，灵魂都要出窍了！她盯着他的肩膀，捏起一根女人的长发。

第三十七章 / 253

一场恶战在胡同里展开。但他们都不是程可贵的对手，没几个回合，兔唇就被一拳打翻在地！不是我爱管闲事，是这帮孙子太可恶了，救命的钱他们也偷！我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个女人！

第三十八章 / 259

他没和小红有过一次肌肤之亲，让她空担了一个婚姻的虚名！高鼎沸突然敞开衣襟，露出绑在腰上的炸药包，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拉着了导火索！程可贵一动不动地躺在她怀里。她把脸贴上去，他的身体在她怀里一点点散失着体温。

尾 声 / 270

她睡，半梦半醒时惊恐地叫一喊，儿子醒来惊慌地喊父亲——父亲竟然突兀地倒在地上，身上长满了不计其数的金疮。

第一章

这是我们女人的事。您放心吧，爸，我知道这是我阿姨/叫你声阿姨是抬举你，其实你丫也就是一只鸡……/阿东的靶子真的很准，一板儿砖飞出去，就夺了两条人命，一条别人的，一条自己的。

这是冬日里一个阴沉的早晨。

刘念念顺着京开高速一路往北走。她家住在丰台的一个小胡同里，从监狱走到家，整整用了半天时间。

推开家门，一股饭香扑鼻而来。她走进厨房，一个中年女人正揭开煤气灶上的铝锅，锅里是一屉雪白的肉包子，包子褶儿往外溢着酱红色的肉馅儿汤。

刘念念咽了口口水。

女人用胖出肉窝的白皙的手在包子上拍打了两下，把包子捡到一个大盘子里，端起来转身要往外走时，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念念。

“你找谁？”女人的声音和她的目光像屋檐下那串冰凌一样冷。

念念笑了，她已经猜到了女人是谁。“吴阿姨，我是念念。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，你找错门了！”女人说完就往外走。

念念赶紧给女人掀开门帘。女人拉着脸走出厨房。

这是一套里外间的平房，当做客厅的外间屋面积不大，却收拾得干干净净。此时，一个精瘦的、五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正从里屋走出来。

“爸！”念念跑过去抱住男人。

“念念，你回来了？”父亲用干硬的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：“怎么也不提前给家来个信儿，我好去接你！”

出狱

女人冷眼瞥着念念，把盘子用力蹾在饭桌上。男人怔了一下。

念念看着父亲的脸。这是一张病态而苍老的脸，可父亲刚五十挂零。

念念看见父亲混浊的眼里有了泪水，抬手替父亲擦去眼泪，笑道：“不用，牙长一截路，我一会儿就走回来了。”说着自己眼里也见了泪。

念念揪了块纸巾正要替父亲擦眼泪，里屋门“咣”地被撞开了，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儿跑出来，手里举着个小风车。

念念抬头望着父亲。父亲告诉她，男孩叫刚刚，是她继母的孩子。

男孩儿看见念念，一点儿不见生地跑到她跟前叫道：“念念姐！”

念念诧异地望着小男孩儿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
“认识。”男孩儿说：“我见过你的照片。”

“刚刚，吃饭啦！”碗筷的哗啦声里，传来女人不悦的话音。

父亲转向女人说：“果青，我女儿念念回来了。”

念念走到叫果青的女人身边，亲亲地叫了声阿姨。女人爱答不理地说了句：“吃饭吧！”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
“谢谢阿姨！”念念说，脸上带着讨巧的笑容。

女人没吭声，自顾在凳子上坐下。

这顿饭吃得实在憋闷。

继母耷拉着脸，不断挑刚刚吃饭的毛病：“怎么吃呢？看你那吃相，越来越下作了，缺爹少妈似的，没教养！”

父亲看一眼老婆，心里不满，却不敢吭声。

念念怎么听这话都像是在说自己：因为太饿，又几年没吃过这么香的包子，吃得有些狼吞虎咽。

父亲始终沉默着，吃了一个包子就抽起烟来，整张脸都蒙在烟雾里。

念念要拿第四个包子的时候，继母剜了她一眼。念念又缩回手。

刚刚抓起一个包子，拉着念念起身就跑。他妈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，他们已经跑出了家门。

他们一直跑到胡同口才停下。刚刚把包子塞给念念：“姐，别理我妈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和我说，我给你拿！”

念念感动地摸摸刚刚的头：“谢谢，姐姐不吃了。”

刚刚央求似的仰脸望着念念：“姐，你还是吃了吧，我都拿出来了。”

念念接过包子，笑着对刚刚说：“回去拿风车，姐姐和你玩。”

刚刚高兴地答应着，转身往家门口跑去。

这儿和五年前念念离家时一样，甚至连胡同口电线杆上的灯泡都没换过。她认识这个灯泡，上面还黏着泡泡糖的痕迹——那是一天晚上阿东送她回家时弹到上面的，为此，阿东还向她炫耀过自己的靶子准。

阿东的靶子真的很准，一板儿砖飞出去，就夺了两条人命，一条别人的，一条自己的。

念念不愿回忆往事。她在胡同里转了几个来回，还不见刚刚出来，就往自家小院走去。一推开院门，就听见继母和父亲的吵架声。

“你爱让她上哪儿上哪儿，反正我家里不留杀人犯！”

“什么杀人犯？你别小题大做好不好！人又不是她杀的。再说，我是她父亲，我不收留谁收留？”

“我不管，反正我不要她，这个家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！”

“你爱管不管。她是我女儿，这么多年我都没尽过父亲的责任，现在她回来了，我不能再让她无家可归。”

“你、你这个没良心的老东西，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跟我说话？啊？这么多年是谁伺候你吃伺候你穿？你那个死鬼老婆走了以后，你在床上一瘫就是大半年，是谁给你端屎端尿服侍你吃药打针上医院？你病没好利索就想女人，是谁每天陪着你睡觉？想留她在家是吗？好啊，让我看看她是不是也能天天陪着你睡觉！”

“叭”！念念看见父亲挥起瘦骨嶙峋的手臂抽了继母一个耳光。

继母愣怔片刻，突然号啕着向父亲撞过去。父亲被撞倒在沙发上，壮硕的继母骑在父亲身上，拳头雨点儿般落下。

念念冲进门，一把将继母拽下来。继母打了个趔趄，拉住暖气管才没跌倒。扶起父亲后，念念一步步逼近继母，目光变得煞是凶狠。

继母害怕了，靠着暖气管，眼睛瞄着身后花架上的电话。

念念抢先摁住了电话，扭头对父亲说：“爸，您先出去一下。”

父亲有些紧张：“你要干什么？别乱来啊！”

念念平静地说：“我想和我阿姨说几句话。”

看着父亲出了门，念念目光凶狠地盯住继母的眼睛说：“我叫你声阿姨是抬举你，其实你丫也就是一只鸡。我爸以前身体好好的，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，你比我清楚。这事儿回头再找你算账。现在我警告你，第一，和我爸保持一定距离；第二，今天的事别再让我撞见第二次。记住了，到时候可别说我没告诉你！”

出狱

继母的脸变得煞白，瞪着她说不出话来。念念终于觉得出了口恶气。当然，她也不能住在家里了。

念念转身往门口走，和父亲迎面相遇。

“你要去哪儿？”父亲问。

“爸，咱家小，我就不在家住了。刚才我跟我阿姨说了，我想在外面找个活儿。爸，原谅女儿不孝，坐了五年牢，回来还是不能照顾您。”

父亲责备地看了女人一眼，女人气咻咻地把脸扭到一边。父亲说：“念念，你要想让我多活几天，就别再气我了，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，我看这个家还能反了不成？”话是对女儿说，可傻子也听得出来是说给谁听的。

女人自然听得懂丈夫的话，一时间肺都要气炸了。自从进了这个家门，她说一，丈夫从来没说过二，四年多的时间，丈夫几次要去监狱看女儿，都被她拦住了。今天这个骚货一回来，从来都对她唯唯诺诺的丈夫，竟敢当着他女儿的面指桑骂槐？！

女人狠狠迎住了男人的目光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了，到底谁想反了这个家？我还告诉你，这个家就是没有多余的地儿，就是有，我也不留一个大刑犯。我丢不起那个人！”

念念感到父亲的手在颤抖。她把父亲扶到沙发上，说：“爸，您别担心，牢都坐过了，没什么事能难住我。我年轻，身体好，在哪儿都能找个事儿干。我今天回来，就是看看您。”

父亲抓住女儿的手，头深深埋下，双肩急剧耸动着。念念的手被父亲的眼泪打湿了。她不想让这个女人看见自己的眼泪，于是咬咬牙，用力握了一下父亲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。

念念疾步如飞地朝胡同口奔去，不想同任何人打招呼。继母虽然可恶，但话说得不错，她是一个大刑犯，没人会拿正眼看她。她要走得远点，走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，就算讨饭，也不会再回来了。

念念疾步如飞地朝胡同口奔去，不想同任何人打招呼。继母虽然可恶，但话说得不错，她是一个大刑犯，没人会拿正眼看她。她要走得远点，走到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，就算讨饭，也不会再回来了。

那人恍然悟。端且静卧，丁巳十四许时，人畏的颤脚板登床坐。禁抑气窗小升卦，来滋滋润面，有一丁烟。瞿痴里心，那人畏下翻念念。翻一念念丁卯干星未剥蚀拂拂臭。跟壁落舍会公恐与自懊杏。采阿辟君，西浓枝个一做断影人畏。王世故。王世故。王世故。王世故。王世故。

第二章

认识阿东之前，她就是北京南郊胡同里的一个普通女孩儿/这个到处都冻着冰花霜雪的小屋让她感到温暖/她发现她居然是他的第一个女人/男人对自己的初夜比女人更加刻骨铭心。忽然她竟音声“郎中婆”

长安街的夜晚永远灯火辉煌，向世人昭示着她雍容华贵的显赫地位。这是成功者和有钱人的天堂。两侧的高楼透着浓郁的现代气息，间或夹杂着一两处古色古香的屋檐，气势恢宏壮美。

念念站在京伦饭店的大门外。那时候她和阿东是这里的常客。阿东出手很大方，整百整百的小费都是按美元计算的。而认识阿东之前，她就是北京南郊胡同里的一个普通女孩儿。

她下意识地攥了攥裤兜里的五十块钱。这五十块钱是早晨出监时宋警官给她的。宋警官说，要是家里没人来接，就用这钱坐车。

她没舍得坐车。她不知道自己几时才能找到工作，这五十块钱对她意义重大。

她决定往北走。北郊有许多卖建材的店铺，先在那里谋个事儿做比较实际。听阿东说繁华地段的“鸡”都持大本文凭找“工作”了。她只有职高文凭，初级美容师证书还是在监狱里拿到的。

凡是路过的美容院，没一家对念念的求职感兴趣。最后，她决定找个苦力活儿好歹先有个栖身之所。

很多店铺都打烊了。她路过一家杂货店，看见里面的的女人正坐在窗前撩着衣襟奶孩子，头发用一个塑料发卡胡乱别在脑后，年轻且不难看的脸好像久未洗过，嘴边还沾着饭粒儿。